

冬之韵



□葛小明

一滴露水在滑落途中结成冰晶,风加快步伐肆虐,冬天从孩子的假期边缘如约而至。首先感受到的是村外的小河,水越流越少,禁不住温度的下降停了下来。河边那些树,喧哗了一年后归于沉默,站在大地之上沉淀,等待,等待着来年新一轮的风风雨雨。

麦地里很安静,麦苗不吵不闹,微微挤着,靠在一起恰到好处。这些从秋天长大的绿苗,不惧风霜,在每年的隆冬起草新一年的篇章。不

能想象,绿是要经历寒冬的,收成更是如此。麦地的边缘是被软化的细土,踩在上面,就像踩在温柔的沙滩上,放轻步子,慢慢回味。这种感觉,城里常走的柏油路是不会有。只有心静下来,世界才会静下来。

雪是冬天最好的馈赠,乡下的麦子不怕冷,反而把它当作厚厚的被子,一层,一层,落满田埂。再厚些吧,温暖的雪,是来年的收成。乡下人也不怕冷,很早就起床,扫扫自家门前的雪,再扫扫邻居家门前的雪,一条温馨的小径冒了出

来,它通向和睦,通向幸福。

鸟儿不再偷食,三三两两地在树枝上开会,总结一下一年来的事情,说说这场雪,说说来年要出生的小生命。树枝和电线杆一样,孤零零指向天空,不一样的是树枝在孕育,来年又是郁郁葱葱。很快,鸟儿就在上面安个家,把新一轮的春天叫进来。

远处的群山睡了,睡在一场大雪里格外安心,一树树,一山山,银装素裹。村庄被雪压得很低,就和地平线重合了。村里的人却在长大,和炊烟一起上升,升到冬天之上,

很快就是春暖花开。那雪,分明就是开在春天门口的花,落在肩上,留有余香。雪地里让人畅想的时间很多,可以想想过去的一年,得了多少,失了七分;可以想想,明年这个时候,会站在哪里看雪;可以想想,再过几天,远在他乡的亲人就可以团聚见面了。

人间是温暖的,无论温度降到多少。就像每一棵草,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冬天。它会暂时寒冷,暂时被冰霜包围。但是只要我们耐得住寂寞与困苦,定能冲破严寒,不远处的春天就会向我们走来。

人生处处是考场

□潘玉毅

“考试”这回事在人的这一生里是很常见的。在我们读书的时候,除了小升初、中考、高考这些大型考试,更有不计其数的小考:一个单元结束了有单元考,一个月结束了有月考,到了期中有期中考试,到了期末有期末考,演变到后来,连小孩上幼儿园都得先进行考试。也难怪社会上会流行这样一句话:“考考考,老师的法宝,分分分,学生的命根。”至于考试多了是不是一件好事,没有人能给出一个标准答案。

即使在成年人的世界里,这种“人生事事皆考题,处处是考场”的局面也没有多大改变。放眼我们的生活,驾驶证要考、教师资格证要考、会计证要考、记者证要考,在许多场合,依旧是以考试成败论英雄的。而且,除了这些看得见的考试,隐形的考试也有很多。

刚参加工作那会儿,与我同一批进单位的有一个学财会的小伙子。在最初的几个月里,带他的师傅除了让他帮忙整理卧室,只肯让他干一点小零活,他闲得无聊的时候常来我们办公室帮我们整理资料。这种状态持续到第四个月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转变,似乎只过了一夜,他的师傅就把“财政大权”交到了他的手上。我们以为这是他师傅“大发善心”的缘故,后来才知道并不是。他告诉我们,有一天他在给师傅整理卧室的时候,发现被子上有几张百元大钞,主动交还给了师傅,这样的事情随后又发生了几次。直到有一天,师傅把保险箱的钥匙交给他,告诉他已经通过了考验,他才知道先前的那些钱都是师傅用来试探他的“考题”。听完他讲的故事,我们除了对“人生的考验,无处不在”这几个字有了更深的领悟外,也明白了一个道理:不管是不是有人监督,都要守得住本心,经得住诱惑。

这个世界,有人的地方或许就有考试,生活中的每一道坎每一件小事都能成为一种考验,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优胜劣汰的作用;而我们每个人都是马不停蹄的“赶考人”,从这个考场跳入另一个考场,从这道试题转入另一道试题。许多时候,不光逆境是一种考验,顺境亦是一种考验。只有胜不骄,败不馁,才有可能真正地笑到最后。

然而,与他人给我们出的考题相比,自考显得尤为重要。在人生的无数次大考小考中,最难考的考试是内心的考试,最难欺骗的考官便是我们自己。我曾看到这样一句话:“如果现在你成了老板,你会不会聘用现在的自己,又会给自己开出多少的工资?”说真的,对于这个问题,我的内心十分茫然。

我忽然想到了“吾日三省吾身”的曾子,也许我们应该向他学习,时时对自己进行审视:这一天我过得好吗,这件事我做得对吗,这一路我们行得是否有意义。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考试,进士都是有限的,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金榜题名,然而当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,心中的答案是“我尽力了”便没有遗憾了,就算名落孙山,我们还是好样的。

布鞋

□吴辰

岳母给我做了一双布鞋,刚开始的时候,穿着很不舒服,挤脚,我便将它搁在了玄关边的鞋架一角,不管不顾。时间久了,鞋上竟积了一层灰,像位不受待见的老者,偏居一隅,不见丝毫光鲜。

岳母再次来时,轻易地发觉了这双布鞋的处境。起初,我惴惴不安,因为辜负了她的好意。岳母的眼睛不好,做这双鞋要费多少眼力,不是你我能算得出来的。这双鞋寄托着她老人家的期盼,在纳鞋底时,她便跟我讲:“别看这鞋的样式不时髦,质量可好着呢!你穿着肯定舒服!”

质量是好,我不否认,比商场里卖的那些肯定好多了,但舒适度却让我耿耿于怀,还是那俩字:挤脚。

我以为岳母会表现得失落,但她没有。她只是眯着眼睛对着我笑,脸上的皱纹像盛放的小花。我说:“妈,不是我嫌弃您做的这双布鞋,但它实在是大挤脚了,您当时就应该做大一些呀。”

岂料岳母回道:“你的鞋本是42码的,我特意给你做小了一号。”

“啊?这是为什么啊?”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。

“手工做的这个布鞋,是会越穿越大的呀。刚开始你穿着的确会感到挤脚,但多穿几次后,这鞋就会扩张到适合你脚的尺寸,到那时,你就能感受到真正的舒适了。”岳母道出了原委。

原来,岳母的布鞋里还有这般奥秘啊。

岳母接着说:“这种舒适,是市场上那些鞋给不了的。我



做的这布鞋,就像有生命一样,它和你的脚磨合久了,就长成了最适合你脚的模样……”一双鞋里竟包含着如此深刻的道理。

也许是我们太过年轻,也许是当下生活节奏太快,我们往往只关注第一感觉:读一部新书,第一页平淡无奇,便觉得此书是平庸之作;在外吃饭,第一口不合口味,便对这家餐馆失望;看到新同事,第一眼不太满意,便认为此人不可靠……

时常有朋友抱怨生活让人失望,现在想来,可能是他们太过心急。很多时候,我们需要静下心来,去沉淀,去适应,或许那样,我们才能领略到更多的精彩。正视“第一感觉”,别让自己的心态为其左右,学会等待,慢慢地体会,你总会发现那最真实的一面。

我轻轻掸去布鞋上的灰尘,再一次将它穿在了脚上,我感受到了,它在生长……

最爱红薯香

□章中林

傍晚出门,和一缕甜香撞了个满怀。抬头寻找,是一个老大爷在烤红薯卖。当我的目光和那灰黄的红薯相逢时,儿时的画面也次第在我的面前打开了。

早秋季节,我们就开始到地里去偷红薯了。那时候家里穷,没有什么零食吃。最好的零食就是红薯了。我们躲在棉花地里,骗过红薯主人,钻进红薯丛中就偷。偷到的红薯洗干净了,我们又钻进棉花地里去啃,

那脆脆的甜还是别有风味的。有时也将它们埋在火粪堆里烤。很多时候,我们等不及,红薯还是生的,水洼洼的,我们就这样啃,还有滋有味的。

等到挖红薯的季节,那红薯就几乎成了我们的主食。烤熟的红薯掰着吃,切进粥里煮着吃,放在饭头贴着吃;炒熟了揣成角子炒着吃……一种是一种的味道,一种是一种的甜香。

冬日的早晨上学,我们都会揣一个红薯在书包里。等到课间的时候拿出来,慢慢地品尝。有时红薯被压得扁塌塌

的,没有了模样,我们依然吃得风生水起。

我最爱吃的是放在灶膛里烧的红薯。虽然外面烧焦了,但是里面却是黄黄的,还带着红红的暖丝。刚出膛的红薯色泽诱人,冒着热气。吃一口,粉糯里带着饱满的甜,吃了一口接着想再来一口。每次吃完红薯跑到外面玩,总会惹来一阵哄笑。转身回家,一照镜子,一脸的黑胡须,就差变成张飞了。

如今,童年已逝,故乡已远,母亲也没有了种红薯的兴趣。只有这朴素的红薯香,总会

在秋冬季节赶来和我亲近。

走到烤红薯面前的时候,老板的面前已经聚了不少人。老板是个有心人,递红薯的时候,不忘给每一个人垫一张牛皮纸。美味在手,也并不急着走,就站在炉边恣意地品尝着。没有买到的眼睛瞪得圆圆的,望着烤炉,抱定挑一个最大最甜红薯的决心,耐心地等着。

美味当前,不容错过。我也挤进人群中抢了两个红薯。捧着红薯,虔诚地剥开,送进嘴里,那熟悉的味道就在心底弥漫开来……

